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五十八回 金寡婦裝神貪供品

張祿聞聽，不敢怠慢，翻身往外而走。不多一時，把承差傳進幾名。劉大人悄悄吩咐了幾句話，說：「如此這般，這般如此。」承差答應，出衙去行事不提。且說金陵城內，南大街前邊，有一條小衙衙，喚作翠花巷。

這巷內有一個寡婦，年有三十七八歲，長了個妖裡妖刁的，專意裝扮神鬼，家中供著無數的胎相、木相、神仙，設擺著爐瓶、供器、海燈，設擺鮮花、桌圍、寶蓋、幢幡、木魚、銅磬、經卷、法器，無所不有。結下了一起道婆子，共有四五個。又度了街坊家兩個七八歲的幼女作了徒弟：一個叫明月，一個叫清風。這個寡婦，本來姓金，自己又起了個名兒，稱為洪陽的「金花聖母娘娘」。打扮得奇奇怪怪的，終日裡高香明燈，故意的問心打坐，閉目合睛，哄那些愚民都來燒香許願，問病求籤，不住地送些銀錢來。不是說去家中宣候念仙，就是說到十字街前下神獻聖，轟動了金陵的百姓。

好一個妖人金寡婦，興開邪教哄愚民。諸般事情人求籌，先要上供秉虔心。不是來送柴和米，定然是銀錢送上門。明燈蠟燭仙會辦，終日裡，燒香的男女打成群。金寡婦，珠冠霞帔來打扮，自稱是，「金花聖母」救災殃。兩名童兒左右分，混充是，清風、明月候節尊。妖言惑眾將人教，自稱是娘娘降世塵。還有些助惡的道婆，一個個，亂嚷「菩薩救人來」。每日間，翠花巷中人如蟻，許願燒香胡涂民，白日裡，咯啞豆腐吃素菜，到晚來，雞鴨魚肉飽裡餐。不是菩薩礙著臉，個個還要半開門。書中按下金寡婦，再表公差兩個人。他們倆，邁步朝前走，越巷穿街快似風。王明走著開言叫，「陳大哥」連連尊又稱：「依我瞧，這個劉知府，長相平常，他的學問深。上司大人全不怕，志廣才高壓萬人。假扮先生拿過徐五，還有那滲金頭江二；他也曾，上元縣北關把人命斷，他也曾，改扮雲遊老道人，私訪白氏拿五口，斷出店家李老民；他也曾，假裝城隍把姑子哄，得了口供，回明巡撫高大人。就只是，我的委屈無處訴，險些兒，門門插進我的後門。今日又把咱倆派，仔細之中要小心。」陳大勇回答說「正是，官要清來役要勤。」他二人，說話鄉間抬頭看，翠花巷不遠在目下存。

他二人說話之間，一抬頭，來至翠花巷內，到了金寡婦的門首。劉大人囑咐的話語，只得遵依，照樣而行。二人也不用叩門，此處乃是燒香的神堂，和廟宇一樣，所以他二人剪直的就進去咧。

這一天也清靜，就只有幾個道婆子在仙堂正坐，見兩個承差進了房中，故意的向著神座拜仙參神。眾道婆當是他們也是前來燒香還願的，一齊起身，連忙讓座。

他兩個承差將仙拜，抬頭舉目細觀瞧：只見那，滿堂仙像無其數，幢幡寶蓋半空飄。還有那，兩個童女分左右，正中間，金花聖母坐位寧。穿著那，珠冠霞帔捏酸款，倒像菩薩下凡塵。倆承差，故意又把娘娘拜，說道是：「我倆前來把聖母朝。還有一宗要緊事，奉請娘娘去把病瞧。」

但願慈悲走一程，病好時，懸燈獻供獻花袍。」眾道婆，聽言尚未來講話，只見那，聖母留神往下瞧：下面跪著人兩個，身穿青褂與青袍。全都是，一頂纓帽頭上戴，薄底快靴腳下登。聞聽請他去看病，又聽說，病好獻供獻花紅。

金寡婦，上面故意一睜眼，二日慢慢的瞞一瞞。看罷多時不怠慢，這個老道的，拿捏著假嗓子把話學，說道是：「二位善人來請我，不知是何處把病瞧？」承差聞聽尊「聖母」，說道是「我們的老官，偶然得的病，他的月令不高，因此上，特叫我們兩個，到此燒香把聖母朝。」金寡婦聞聽說「容易，你二位明日僱一頂轎子來吧，我去走一遭。」

倆承差聞聽說「就是如此，明日前來把聖母朝。」

倆承差辭了金寡婦，出了他的仙堂，一路無詞，來到府衙。

進內書房，就將此事回明大人。大人點頭，復又吩咐說：「你們倆如此這般，這般如此」二人答應，各去遵依而行，這且不提。且說劉大人在內書房用過晚飯，天色就黑咧。張祿乘上燈燭，一夜晚景不提。到了第二天早旦清晨，張祿請起大人，淨面吃茶，不必細表。

再說陳大勇、王明，到了第二天，果然僱了一頂轎，就來到金寡婦的神堂。倆承差參拜，說：「弟子二人遵依聖母之命，今日來了一頂轎，現在堂外伺候。望娘娘的聖駕早去。」金寡婦這個老狗熊日的，聞聽倆承差之言，信以為實，竟意地捏著酸款下了神座，上了轎子，放下轎簾，坐在裡面，是洋洋得意。

兩個女童在轎子的左右幫扶，還有那老道媽子，在轎後跟隨。

又令人挑著神鼓、經卷、仙像等類，不多一時，來至府衙的後門。先把神鼓、仙像、經卷都在書房裡面放下，然後擺下高桌，擺上了木魚、銅磬、經卷、神鼓，預備著娘娘下神。一群道婆子，搖搖擺擺，坐在房內不表。

且說這金花娘娘下了轎，兩個女童兒跟隨，早有家人張祿昨日的圈套，將金寡婦引至上房。且說大人坐在牀上，合著眼睛，一聲也不言語。

列公須要記著這時節目，已經表過，這劉大人上任並無帶家眷，就只是家人張祿跟隨。書裡表明。

且說金寡婦與眾道婆子，從衙門的後門而進，哪知道是江寧府劉羅鍋子的衙門？金寡婦見劉大人坐在牀上，他就開言說話，說：「奶奶們在何處？」張祿隨即答話：「我們家的奶奶、太太，被人家請去赴席去咧，一會就來。且請前邊用茶，香燈俱已預備下咧。眾位道奶奶，且去書房等候。」

不言張祿說話，且說劉大人，忽然將眼睜開，觀看金花娘娘是如何的打扮。

這清官，牀上舉目留神看，打量著，金花聖母俏形容。

故裝有病假欠身，牀上仔細留神看，但則見，這位娘娘怎麼形。仔細看，珠冠霞帔不非凡。年紀不過四十歲，重眉撒眼站身形。自稱說：「請我下神看治病，少時間，菩薩定然對我云。病輕病重無妨礙，我自有仙法保平安。」說罷轉身往外走，扭扭捏捏混裝憨。一步一步朝外走，來至書房，端然坐在正居中。張祿開言說講話：「聖母在上請聽言：我家爺病體十分重，望娘娘，大發慈悲見可憐。」

金花聖母聞聽張祿前後話，這個老苗子的，拿捏著巧腔就開言，說道是：「你不必著急怕，等我觀香，看他其中就裡原。問一問菩薩是何病症，便曉得他的壽緣。」復又開言把張祿問：「你是他家什麼人？對我言。」張祿回答，說「主母問我？我是他家長子，那是我的主恩公。」金花聖母聞聽，他又講話，說道是：「快些去，快些去，別遲挨，置買供獻莫消停。」張祿說：「不知聖母要何物？」

金寡婦說：「用的多著呢！等我從頭對你言。」金花聖母聞聽張祿之言，說：「管家，雖然你是他家的家長子，諸事只得和你說。」張祿說：「自然。聖母把所用的東西，吩咐明白，我好去置辦。」金寡婦聞聽這個話，不由得心中歡喜：「今日可遇著了昂家兒！我還肯放了他嗎？多多的想他幾個錢，拿到我家中，且吃且喝。」金寡婦想罷，眼望著張祿，說：「家人，聽我把所用的東西，先告訴於你。」

金寡婦，洋洋得意開言道，未曾說話，那一宗光景最惱人，下神不過是二五眼，誑點子吃食與銀錢。他又說：「快買供獻休怠慢，我才好，點燈焚香先請神。別的東西全不要，要的是：四樣素來四樣葷，素的要給娘娘用；葷的是，預備先鋒白馬神。葷的要：公雞鯉魚豬羊狗；素的要：木耳蘑菇與麵筋。另外要：二百饅首請上供，十兩的，一錠金來一錠銀。等著我，敲起神鼓來求告，叫菩薩，保佑消災病離身。這個東西一樣要不到，惹惱了，白馬先鋒要命根。還叫他，立刻病上就添病，要想活著方不能！還要本人將香跪，我也好，打起鼓來先跳神。」金寡婦，作夢也不知是知府，他把那，四品的黃堂當庶民，混要東西來想量。這張

祿，有語開言把話云。

張祿聽見金寡婦要東西，明知是起發，不覺暗自罵道：「好一個沒臉的養漢老婆！若論這些東西、金銀，都不難。但只一件事：你要起發可不能。又不好問他，再說沒有，只得且和他撒一個寸金謊，耍一耍這個老洪陽道日的！」張祿想罷，故意地叫一聲：「娘娘，這些個東西，實在的無有錢買。此時病人要吃糖水，還無有錢去辦呢，哪有十兩的一錠金銀？菩薩若要降災，也只好聽命由天罷了。就是病人跪香，病人也不能起來行走，也只好我替他跪著還使得。」張祿支吾了一路苦窮。

這金花聖母同眾道婆子聞聽這個話，好像斑鳩跌彈——齊才咕嘟嘴了。這時候，又不能散去，這可怎麼樣難處呢！正在為難，只見一老道婆子走上前來，到金寡婦的跟前站住，未曾說話，先把兩個母豬眼一擠咕，說道：「娘娘既來之，則安之。現時他雖然窮苦，也罷，叫他家拿出一千錢來罷，吩咐在左右一串，權當供獻。管家替跪著，也是求娘娘大發慈悲，好救你的主人的性命。」

金寡婦，咬破舌尖自想帳，眾道婆，活該倒運有饑荒。

張祿取了錢一弔，說道是：「此錢還是當的衣裳。我的主人走不動，叫我前來替跪香。」道婆子，連忙點香又點蠟，打起了，太平神鼓站兩旁。不說眾人來弄鬼，單表金花聖母娘。摘下珠冠脫霞帔，麻裙高係代靈堂。手內也拿鼓一面，又聽他，口裡哼哼還鬧巧腔。坐下起來起來又坐下，好像一隻大綿羊。滿屋裡，跳來跳去又交拜，亞賽牛犢拜四方。張祿跪著只好笑，時間再表金花娘。閉眉合眼捏酸款，手中鼓，打了一個響噹噹。一連鬧夠三四陣，他又裝勢又拿糖。裝的妖調來惑眾，說道是「神將下壇場」。口中有語來問話，「病人他可有公郎？」張祿回言說「沒有兒子」，神人又說：「一共病了幾個月？又不許願又不燒香？一毛不拔求病好，這是白說不了場。」金寡婦說罷這些話，這不就，笑壞張祿在下端詳。